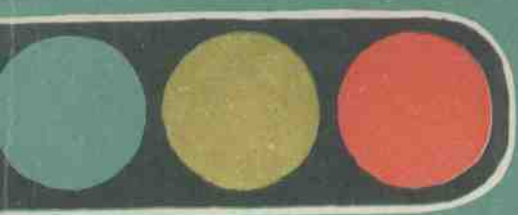


红绿 灯下的 报告

荒原 马义 谢吉凤 著



红绿灯下的报告

荒原（执笔）马 义 谢吉风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0年·沈阳

序

每个人对他们似乎都熟悉而又陌生。人们经常坐车、骑车、步行掠过他们身旁，却很少萌动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在怎样生活？他们拥有怎样的内心世界？许多人同他们打交道是以违章为媒，没有握手，没有问候，而是严肃的面孔，严厉的语言。于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留下了不佳的印象。他们是城市运转最需要的齿轮和螺丝钉，是一群人们最为常见、却最不了解、最易被误解的可敬的人。

《红绿灯下的报告》写的就是这群人。当这本书送到读者手中的时候，中国文坛就可以宣布这样一个事实：第一部专门描写交通警察的长篇报告文学诞生了！

近些年的文坛，不乏人民警察的形象。在阴谋陷阱里显机智的侦探，在刀光剑影中呈英豪的刑警，在循循善诱下挽救迷途羔羊的民警，等等。然而，在众多的警察形象中寻找，不难发现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交通警的面孔。就是那些每天早出晚归站岗执勤风雨不误的黑脸汉子吗？是的，就是这些看上去工作辛苦单调，生活平淡无奇的交通警察。

《红绿灯下的报告》的作者们堪称勇敢的拓荒者，他们

涉足于别人望而退步的处女地，深入地了解交通警察的工作和生活，于常人所见的单调中挖掘出了丰富的内涵，于平淡无奇处描绘出多彩的图景。书中披露了“马路战争”等许多鲜为人知的精采情节，但更多的笔墨用于展示交通警察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写出了常板面孔却怀着一副柔肠的交通警们的种种心态。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一段段实实在在的故事，或令人深思，或催人泪下，或惹人倾心一笑。读罢，也许你会有这样的感受：这些人是威严的“马路将军”，也是可爱的“马路天使”。

更值得赞许的是，作者们没有回避矛盾，绕开难点。正如健康的肌体也可能遭到病魔的侵袭一样，交通警察这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中，也存在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东西，也有个别败坏党风警纪的“害群之马”。作者毫不留情地秉笔直书，诸如一些人滥罚款、乱设卡、吃拿要等等，书中均有披露。但看得出，作者们的笔端并未止于揭出疮疤的水准，而如鲁迅说，是为了达到引起疗效的目的。这对加强交警队伍建设无疑是有利的。

恰如其份地说，《红绿灯下的报告》确是一部好书。它为色彩纷呈的文坛又开辟了一块新地、培植出一簇鲜绿。它将带来的社会意义则更为巨大。它为沟通人民群众和交通警察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桥，不仅增加人民对交通警察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能使各行各业的人增强交通意识，尊重交通管理工作，促进现代化的进程。

书的三位作者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一位是已在文坛显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一位是走南闯北的新华社记者，另一位则

长期生活在交警队伍当中。作家的深沉，记者的敏锐，同行的深厚情感，溶成了这部书的精华。可以说，三个不同工作岗位的人达到了共同的目标：成功地为警民之间沟通架起了理解之桥。

愿更多的人跨过这桥，走向彼岸。

王巨禄

1990年7月于沈阳

目 次

序.....	王巨禄
始篇 马路，一个别样的世界.....	1
上篇 重要的是理解.....	3
车祸——死亡的魔爪.....	3
是将军，也是天使.....	10
三尺岗台，谁解其中味.....	35
公路上的战争.....	51
爱在人间.....	69
中篇 法律与良知.....	92
在权力的天平上.....	93
留住的不只是清白.....	110
三十面锦旗的故事.....	128
从“管理型”走向“服务型”.....	134
蓝盾在党旗下闪光.....	150
下篇 来自红绿灯下的报告.....	168
社会的选择.....	170
危险的误区.....	190
终篇 生活象一首歌.....	201
后记.....	204

始 篇

马路，一个别样的世界

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人，马路便是他的经络和血脉。

当你从飞机上俯瞰一座城市，抑或面对一张城区交通图，你会感到，是马路把庞大繁杂的城区分割规矩起来，把一片浑沌析理得泾渭分明。马路是你生活之河的坐标。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交通与穿衣吃饭住房一起构成了物质世界之三原色。你每天都在与“交通”打交道，或乘车，或骑车，或按步当车，不知不觉间加入城市血液的流动。交通成为你生命运动的象征。

然而你可曾注意到，是谁赋予了马路健康的生命？是谁保持着交通的有条不紊？是谁避免着随时可能发生的令人撕心裂肺的车毁人亡？

我们每天都望见红灯绿灯，每天都望着十字街头那挥动手臂指挥车辆与人流的警察。生活原本就是平常的，太阳底下本无多少出奇冒泡的事件，只有心灵的世界才显出雄奇隽伟。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以在你看来天经地义的一孔之见面对身外的一切，你不得不把马路这个世界化入你轻松的忘却之中。那个腰扎宽皮带仪表整齐表情严肃到近乎木雕般的交通警察，就这样被你忽视了，你甚至忘记他的价值与意

义，忘记他也是有生命的，他也是一个世界。

九十年代伊始，一个阴雨连绵的春日傍晚，邻居家门前摆出一排五彩花圈。美丽的纸花与低垂的挽幛构筑了一派哀伤的氛围。一位交通警察病故了，年仅38岁。听前来吊唁的区队负责人讲，沈阳城交通警察的平均寿命只有42.8岁！是职业的艰辛过早耗尽了他们的活力，还是城市肌体过量地吸去了他们的精神？是汽车尾气噪声及三·四·苯·并·芘的毒害夺走他们的青春韶华，还是蜡炬要极尽光芒而过早地燃尽了自己？在那片暮霭笼罩的花丛中，一条挽联上赫然写着：

天使与马路同在！

马路天使！这涵义深厚的称呼呀，那么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依稀觉出那个陌生的世界在向我招呼，我的笔触为何不伸向那群天使？我为自己的失职与麻木而自责。

恰在此时，新华社记者马义来了，带来他职业上的敏感与思考。辽宁交警总队宣传科干部谢吉凤来了，带来她从警二十余年的体验与心得。我们的采访便从那个细雨的春日傍晚开始了。

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到抽一支烟工夫转一圈的小镇，枝桠盘虬的公路如同错节之藤蔓，连缀起辽东半岛上星罗棋布的城区，我们的脚，印留在了漫长的公路与熙攘的人流中，我们的心跳与情思留在了笔记本上与灵魂深处。就在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春天里，一首如泣如诉的乐章诞生了。

上 篇

重要的是理解

茫茫宇宙，漫漫历史。

交通——交而后通，还是通而后交？人类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却无法将自己的历史做出明智而无憾的表述。当远古夏后氏时代的奚仲所造的第一架圆轮木车载着人类狩猎与田渔的收获行走在无限空间的时候，勤劳而慧钝的祖先或许根本想象不到，进入近代的工业化社会的后辈们会用超人的机械来体现他们人格与意志的力量，当然也就想象不出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交通工具反过来成为人类自身的祸患。与聪明的现代人人格觉醒相伴的，是对自身生命的怜恤与珍重。车辆除了货物运输之外，又被赋予了精神位移的意义。车辆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丰盛而日益丰盛起来，社会也因了车辆的急剧的增加而喜忧参半——

在那些工业发达的民族构成的社会里，有人迫不得已而惊呼：车祸是世界性的第一大公害！

车祸——死亡的魔爪

100年前，当军阀袁世凯把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辆进口汽车——德国杜尔依汽车公司的得意产品从香港买回来时，东

方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还在腐败的皇权下发着病弱的呻吟。袁世凯为了取宠朝廷，把这台新鲜玩艺儿献给了慈禧太后。可怜的宫中大臣们纷纷上奏折章：“中国自尧舜以来，历朝帝王，未闻有以万乘之尊轻托于彼风驰电掣之汽车者！”骄横的慈禧太后，非要乘车取乐，然而当她看见司机坐在她“万乘之尊”的前边，又认为这是犯上之举，便下令司机跪下开车。跪着的司机自然无法开车，慈禧太后只好回去坐她的十六抬大轿去了。

历史的幽默常常被涂抹上黑冷的颜色。封建君主可怜的欢梦于车轮的滚动声里化为碎屑，而久远的担忧竟在如今被残酷地证实——

有资料记载：自从1886年人类发明了第一辆汽车到如今，地球上已有至少3000万人死于和平时期的交通事故，占一般非正常死亡人数的首位，造成的经济损失大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

同样有资料记载：中国大陆平均每年至少有20000人在轮下丧生！1986年，全国道路交通死亡4.2万人，为刑事案件死亡人数的3.1倍，为火灾事故死亡人数的15.6倍。平均每天110人死在马路上！

如今，整个中国大陆公路平均每公里死亡0.053人，伤0.187人，平均每公里经济损失为278.79元。为生活的幸福而建筑的公路，竟成为人埋葬自己的坟场。在东北境内的长春至吉林公路上，自1986年9月26日正式全线通车到1987年底的457天里，这条总长仅112公里的公路上就发生事故256起，死亡76人，伤113人，直接经济损失达64万元。

难怪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惊呼于报端：车祸猛于虎！

1989年，辽宁省共发生公路交通事故共计16352起，死亡2224人，伤8833人，直接经济损失达210余万元，而且这还是近三四年来最为乐观的一年！

行家说：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经济损失的比率是1:10！

行家还说：中国公路交通事故的高潮期还远没有到顶点！

车辆陡增是交通事故率上升的第一原因。

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辽宁省机动车辆增长了25倍，38049公里的公路上拥挤着70万辆机动车；非机动车辆增长15倍。而城市道路面积只增长了1.7倍。全省城区道路总面积只占城区总面积的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更大。而且道路分布不够合理，路口太多，又几乎都是平面交叉。

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全省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服务人口居全国第12位，而且现有车辆中近三分之一已运行80万公里以上，超过国家报废里程，出车率与安全系数均低。

.....

多么可怕的数字，多么惊人的现状！这些，不仅足以使我们的父母官们睡不好觉，也使共和国每一位公民忧心忡忡。街头宣传画上那血淋淋的镜头，给平和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1988年浅秋的一天，鞍山郊区的一个堡子里，哭声震天，几里外行人闻之也要头发根发麻。一起惨重的车祸把12个兴致极好的逛城人送进了阴曹地府，即将秋收的喜悦陡然

间变作了60户村民共同的悲恸。浩荡的送葬队伍并无战时烈士家属的一分悲壮，无意义的死亡留给了乡亲们永远的遗憾。猛于虎的车祸啊，给人世间带来了多少凄惶！

1990年2月间，在沈阳至大连高速公路47至72公里段内，由于迷雾笼罩，路面冰滑，加之驾驶员疏忽大意，违章操作，相继发生了多车追尾事故11起，死亡2人，重伤3人，轻伤11人，83台机动车辆严重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达60余万元！

落后的经济基础，不可遏止的强盛欲望，构成了当今中国人奋起改革与发展经济的努力和热情，也构成了交通事业的深重难题。当陡然增长的大小车辆海啸潮水般地涌向城市乡村狭窄弯曲的街路，通与不通的矛盾便不容掩饰地暴露在共和国昂扬前进的热情面前。道路承载力的低下，车况的恶劣，设施的欠缺，法规的不完备，人们交通安全意识的匮乏，重重路障阻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靠什么力量来理顺这庞杂纷乱的现状？

以车代步是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它给人们带来了便利和适意，带来成功与机遇，然而同时也带来了苦难！如花的生命，如蜜的天伦，竟会在一声刺耳的尖叫声里化为乌有。那歌唱般动听的马达，转瞬间就将幸福和欢乐辗成永恒的悲剧。

本溪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的干警孙中军向我们描述了一起触目惊心的“翻车事件”——

金秋9月，天高气爽，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在本溪

县境内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大客车满载着乘客在乡间的土路上急驶着，车后面卷起一片尘土。转眼间，大东沟岭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岭上公路象一条弯弯曲曲的长蛇，盘旋在陡峭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的枫叶，在阳光的照射下，耀眼夺目，给人们增添了无比的欢快和舒畅。

驾驶这台大客车的司机是本钢粘土矿汽车队党支部书记，名叫陈振坤。20日下午两点钟，他刚刚陪人喝完酒，临时替班驾驶大客车到碱厂接通勤职工。到碱厂后，通勤职工和赶集回归的群众挤满了车厢，严重地超过了大客车所规定的载客人数。然而，大客车还是驶离了碱厂镇。车内的拥挤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兴致，他们一边欣赏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一边谈论着集市上见到的趣闻，车厢内充满了欢歌笑语。

不知不觉，大客车已驶上岭顶，沿着弯曲的盘山公路向岭下驶去。此时，陈振坤熄火空档滑行，车越滑越快，连续急转弯，多次出现险情，陈振坤紧张得脸上渗出了汗水，手忙脚乱地操纵着。但是，失控的大客车象一匹脱缰的野马，怎么也控制不住。人们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车厢内顿时一片混乱，不时地传出阵阵惊叫声。

“不好！”前面又是一个急转弯……

人们凄惨的叫声，伴随着大客车翻滚时发出的撞击声在空中回荡着。

在陡峭的山坡上，大客车连续折了三个跟头，滚下山坡……

这就是发生在本溪县桦本公路大东沟岭89公里处震惊省市的1989“9·20”特大恶性交通事故。在这起事故中，当场

死亡7人，抢救无效死亡8人，轻重伤53人。

孟亚娟是这场灾难的幸存者之一。她是本钢粘土矿大集体工人。那天，一家三口人利用休息时间，高高兴兴到碱厂赶大集。在车冲下路基翻腾的刹那间，她的求生欲望破灭了。苏醒后，活动一下手和脚，还有知觉，才确信这不是做梦。她立刻想到丈夫和女儿，他们能否逃脱噩运呢？孟亚娟咬着牙，拖着受伤的身体，拼力从车窗爬出车外，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大客车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受伤者的呼喊声和痛苦的呻吟声响成一片，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孟亚娟在死伤者中间仔细认着，没有发现丈夫和女儿的身影。当听说有个小孩可能摔在山坡上，孟亚娟赤着脚，不顾一切地往山上爬去。脚被石头扎破了，她顾不得疼痛，摔倒了，又爬起来。在山坡上，又见三具尸体被砸得面目全非，脑浆四溅，使她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但是，有什么比寻找亲人更为重要呢？她小心地越过尸体，四处寻找着。突然间看到了浑身是血的女儿躺在山坡上，她一下子扑上前去，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仔细一看，可怜的女儿脸色发紫，双目紧闭，生命垂危。找到了女儿，又想起了丈夫，她又抱起女儿，发疯似地往山下跑去，边跑边呼喊着丈夫的小名：“大发，大发——”

找呀，喊呀！山坡上没有，大客车周围没有，最后看到大客车下面有一只脚露在外面，细辨认袜子确信此人是她丈夫，但整个人压在大客车下面，这可怎么办呢？孟亚娟急忙放下孩子，冲上前去搬大客车。大客车纹丝不动。她的喊声惊动了附近的人，在大家的帮助下，人们从大客车下面将她

丈夫拽了出来，当她看到丈夫被砸变形的脸和砸扁的身躯时，她扑上去抱住他拼命摇晃着，大声呼喊，可是，他已经永远地离去了。丈夫不在了，唯一的女儿决不能再失去，强烈的母爱又促使她抱起女儿，摇晃着往医院跑去。在途中，女儿也停止了呼吸，结束了稚嫩的小生命。

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失去亲人，而孟亚娟在霎时间就失去了二位亲人。巨大的悲痛，无情的打击，使她的精神彻底地崩溃了，她逢人就唱，遇人就喊，向人们诉说着心中的悲痛。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被车祸葬送了。

在这次车祸中丧生的韩占军是小市纺织厂工人，7岁时父母双亡，是哥哥姐姐将他抚养大。24日，他同未婚妻高高兴兴地到碱厂购买结婚物品——再过三天，他的人生就要绽开幸福的花朵。没想到回来途中在这次事故中丧生，结束了年仅23岁的生命。他的不幸，给他的哥哥和三个姐姐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在这起特大恶性交通事故中丧生的还有一个叫鲁凤芹的农村妇女。她有两个孩子，小女儿仅有3岁，一家4口人租用别人仅有5平方米的小屋生活。丈夫因工伤手指残缺，每月仅60元工资，一家人全靠她里外张罗，维持生计。那天，她抱着小女儿陪同小姑子到碱厂看病，回来的途中遇难。可怜的小女儿，在车祸发生的瞬间，由于妈妈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才得以生存。然而失去了母亲的幼儿，今后将如何生活呢？

当北京市的市长每天早晨在他的办公桌上阅读本市前一天的“交通安全简况”的时候，共和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早已

意识到了车辆流动与生命安全之间的深重矛盾。于是，交通秩序与社会治安并重的方针进入了他们的议事日程。一支专事马路上的管理公安队伍便应运而壮大，而发展。

交通警察，为了人民的安全，为了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畅通，立足三尺岗台，披历风霜雨雪，闪亮的警徽导引着车辆和行人有序地行进。

然而生活现实却把他们推到了一个难以言喻的境地。

“我们需要理解啊！”他们在大声疾呼。

一首清亮的歌子回荡在我孩提时代的记忆中，那是六十年代红领巾上铭刻着的亲切微笑——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

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我高兴地说一声，

叔叔再见！

哦，那年代，因了雷锋的故事而被赋予了永恒的怀念。交通警察被视为无私奉献与全心服务的楷模，成为城市公民生活的依托。如今，红绿灯下那一身警服又被赋予了某种权威的象征意义，交通警察的职责由涓涓小溪拓展成滔滔大河，而他们自己却被激流时时冲击！褒扬与毁骂，理解与误解，喜乐与哀怒，甜香与苦涩，是那样不可思议地集于一身。马路上的卫士啊，我们该怎样去评价您？

是将军，也是天使

并不是每位公民都懂得交通警察的作用，正如并不是每

个人都深明交通之于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意义一样。

两个年轻人站在马路边，冲着岗台上立正打手势的民警指指点点：

“你瞧，本来跟个马路馊子一样，还愣充将军呢。”

“马路将军”这一称谓，最初就这样被染上了戏谑的色彩。当那些带着嘲讽的口吻的人以不应有的轻慢态度面对交通警察的时候，他们竟然没有想到过是谁象天使一样保护着他们的人身安全，是谁维护着他们井然畅通的行走。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或如有人所说的某种“逆反心理”不公正地在交通警察身上寻求宣泄的机会……

然而生活并不失其宽容。“马路将军”这新鲜的字眼竟然脱离了那种戏谑的涵义，成为新中国交通警察的整体形象的极好注解。清晨，当朝阳的第一抹金辉给城市的楼群与街路染上生命的颜色，红绿灯下那颗闪亮的警徽总是给新的一天的生活加注一个引号。十字街头那充满祝福的敬礼，总是伴随着走出家门的市民们新的期望，伴随着他们一天的努力与成功。浩浩车流，荡荡人河，大沿帽下那双明亮的眼睛，给人们的心灵注入平安与幸福。这是一个浑厚而雄壮的旋律，是一首激昂而温馨的奏鸣曲。

晨风吹拂着绚丽的朝霞

街道上流动着五彩鲜花

流向工厂，流向井下

流向高塔，流向大厦

是谁指挥着人流的进发

是人民的交通警察